

红楼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红楼悲歌

香菱臻儿卷

朱浩文 著

Honglou Beige



红楼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红楼悲歌

香

菱

臻

凡

卷

陈潜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悲歌/朱浩文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6

(红楼外梦)

ISBN 7-5013-2793-9

I. 红...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4928 号

书名 红楼悲歌

著者 朱浩文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4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版次 2005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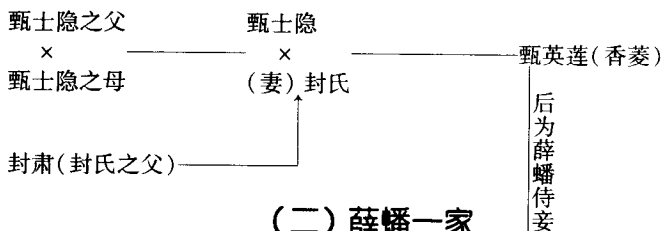
印数 1 - 5000 册 (套)

书号 ISBN 7-5013-2793-9/K · 1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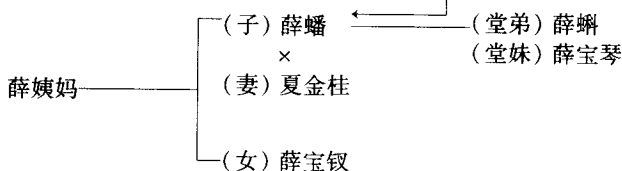
定价 20.00 元

《红楼悲歌》人物表

(一) 甄英莲一家



(二) 薛蟠一家



(三) 贾氏族人

贾母	王夫人	邢夫人	贾赦	贾珍	贾政	贾琏
贾芸	贾宝玉	贾代儒	贾环	王熙凤	李纨	贾蓉
贾元春	贾迎春	贾探春	贾惜春	尤氏	贾瑞	

(四) 贾氏亲眷

林如海	贾敏(林如海妻)	林黛玉	王子腾
邢忠夫妇	邢岫烟	李婶	李纹 李绮 史湘云
刘姥姥	秦钟	王仁	

(五) 贾薛两家奴仆

赖大	赖尚荣(赖大之子)	秋桐	焙茗(茗烟)
鸳鸯	琥珀	鹦鹉	珍珠 紫鹃 雪雁 素云
碧月	平儿	丰儿	小红 金钏 玉钏 碧痕

莺儿（黄金莺） 文杏 臻儿 同喜 同贵 彩云
春纤 司棋 绣桔 侍书 入画 翠墨 翠屏 袭人
晴雯 彩霞 彩鸾 绣凤 绣鸾 宝蟾 周瑞家的
麝月 倩儿 老祝妈 老叶妈 老田妈 白老媳妇

（六）其 他

黄继康（莺儿父亲） 梁氏（莺儿母亲） 黄金鹰（莺儿兄）
冯紫英 蒋玉菡（艺名琪官） 云儿 香怜 玉爱
金荣 潘太医 王太医 妙玉 冯唐（冯紫英父）
张德辉（薛家当铺揽总） 警幻仙姑 张三 李四
夏金龙（夏金桂继兄） 悟真法师 霍启 娇杏
英莲奶娘 贾雨村 门子 陈老六 赵三娘
陈大妹（求凰） 冷子兴 张如圭 冯渊 宝安（茗烟子）
柳湘莲 尤三姐 刘春香（柳湘莲妻）
柳天元（柳湘莲曾祖父） 柳永成（柳湘莲祖父）
柳宗如（柳湘莲父亲） 秦三喜（镇南王爷、秦碧玉之父）
秦碧玉（柳天元妻） 余竹君（柳湘莲母亲）
余梅君（柳湘莲姨妈） 陶虎（柳湘莲姨父）
陶龙（陶虎兄长） 陶亮（陶虎、余梅君之子）
何兴（柳家管家） 空空道人（柳湘莲学武功的师父）
白玉香（柳湘莲学唱戏的老师） 李虎 李豹
黑牛（黑店主） 青狗（黑店主） 何大坤（当朝宰相）
刘国安（山东巡抚） 王五（龙头山头领）
赵六（龙头山头领） 张贤（龙头山军师）
冯志勇（龙头山头领） 冯天义（龙头山头领）

目 录

第一回

姑苏城士隐教亲女 贾雨村梦恋女奴婢 (1)

第二回

观花灯万众庆元宵 遇拐子霍启失英莲 (12)

第三回

真应怜五岁入魔掌 被拐女囚困鲤鱼湾 (21)

第四回

贾雨村升官访旧友 一笑情娇杏当夫人 (31)

第五回

攀权势复职应天府 呆霸王逞凶杀冯渊 (42)

第六回

葫芦僧谬断葫芦案 薄命女又遇狠心郎 (53)

第七回

薛文龙学堂闹风流 黄金莺巧灭霸王气 (63)

第八回

薛姨妈作主儿纳妾 苦香菱白昼遭强暴 (74)

第九回

闲无事拜师学诗文 薛老大酒后吐真言 (85)

第十回

主仆情深倾诉衷肠 无故受辱金钏跳井 (95)

第十一回

蘅芜君包容王夫人 薛姨妈庇护宝贝儿 (105)

第十二回

薛大爷滥施龙阳兴 冷二郎怒打无耻徒 (115)

第十三回

公子哥出门学经商 慕雅女苦学成诗痴 (127)

第十四回

众姑娘欢聚大观园 薛姨妈欲讨侄儿媳 (137)

第十五回

薛宝钗醋海生妒意 贾探春兴利除宿弊 (149)

第十六回

了心愿莺儿配茗烟 仗侠义湘莲救薛蟠 (161)

第十七回

庆生辰薛氏设家宴 女诗痴行令显才华 (171)

第十八回

娶新妻薛蟠弃旧妾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183)

第十九回

金鸳鸯情暖苦命人 犯命案薛蟠入牢狱 (195)

第二十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思奸情金龙又上门 (206)

第二十一回

薛宝钗终圆出闺梦 林黛玉遗恨赴黄泉 (217)

第二十二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狗男女密谋设毒计 (227)

第二十三回

千钧一发忠仆救主 暗遭毒手臻儿失踪 (237)

第二十四回

贾雨村渡口见故人 念旧情娇杏思英莲 (248)

第二十五回

强欢笑宝钗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258)

第二十六回

宝二奶夜慰孤寂女 痴二爷羁押狱神庙 (268)

第二十七回

柳湘莲下山寻宝玉 黑风店留宿遇强贼 (279)

第二十八回

小臻儿获救留京西 薛霸王赦罪放回家 (291)

第二十九回

身怀六甲香菱盼前程 再下毒手金桂终如愿 (302)

第三十回

了情缘香魂回故乡 结冤孽金桂待问斩 (312)

第一回

姑苏城士隐教亲女 贾雨村梦恋女奴婢

话说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一处曰姑苏。其西北门唤做阊门。因此处土地沃饶，物产丰稔，贸易兴盛，交通方便，自六朝以来就以繁华富庶著称于世。到了明清时期，这里便成了南来北往的水陆交通总汇。故这一带大街小巷，商家驿站鳞次栉比，妓院歌楼歌舞升平。不论白天黑夜，人影幢幢，乐声悠悠，真是热闹非凡。实乃红尘中数一数二的风流繁华之地。那风流才子唐伯虎有过一首《阊门即事》，专咏阊门一带的富贵奢华。诗云：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撞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列位看官，读罢唐才子此诗，那阊门一带的风流繁华已可想见其一二矣。今说的是出阊门北行，有条十里街，街右是市廛民家，街左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河面宽不

过七八丈，河水虽不及清溪透亮，却也说得上的碧水清悠。河上终年有打扮颇为俏丽、入时的年轻女子驾着游船来来往往，秋冬明瓦乌篷，春夏白布绣罩，泡着碧螺春茶，焚着沉速降香，再加丝竹并奏，娇娃放歌，真是“袅香与清歌齐飞，水天共长裙一色”，说不尽那温柔气息，动人景象。难怪那些乘船游览吴地的客人们常常在此流连忘返。谁知就在这世俗奢侈之地，人间繁华去处，倒有一个隐于市廛民家中的神仙一流人物。此人姓甄，名费，字士隐。其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常为街坊邻居称道。那甄家原是本地望族，传到士隐父辈虽家道不及先前那般富贵，但比之一般乡宦人家，到底气象不同，正应了那句俗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士隐之父自幼熟读四书，见过世面，一贯主张子女独立，故在士隐成婚后不久，即分给房屋，令其迁至十里街仁清巷内一所普通民宅居住。宅旁有座古庙，因地方狭窄，人皆呼为“葫芦庙”。庙内早先住着一个垂着银须的老僧，佛法精深，系曹洞宗嫡传后人，法名悟真。那士隐之父在日，常携士隐去庙内与悟真法师讲谈。故士隐自幼便知禅理，长大后遍读经卷，通达老庄，对那功名利禄之事，早已看得淡了。每日里只知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也十分清闲自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春去秋来，花开花落，一晃过去了几十年。如今士隐已年近半百，不但士隐父母早已谢世，就连悟真法师也早已圆寂升天去了。虽说这几十年的日子过得颇为清闲、舒适，但生儿育女之事却颇不尽人意，到如今膝下无子，只有嫡妻封氏在年过四十之后，才为他生得一女，乳名唤作英莲，今方三岁。

一日，炎夏午后，士隐于书房内闲坐，随手抓过一本唐诗，一边摇动蒲扇，一边低声吟咏，谁知刚刚读过几页，便不知不觉朦朦胧胧睡去。梦中恍惚来到一地，抬头细看，只见朱栏白石，绿荫清溪，鸟语花香，恰似神仙去处，便情不自禁信步随溪而上。片刻，溪回路转，但见琳宫环抱，复道萦行，青松拂檐，玉栏绕砌，宫前有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龙蟠螭护，玲珑凿就，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士隐正在仔细品味和思索此联内涵之意时，忽听见有人说话，即转身望去。原来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见二人旁若无人，说说笑笑，谈兴正浓，一会儿大谈人间因果，善恶相报；一会儿细述那红尘中风花雪月之事；一会儿又相约要下世去，为那几个风流冤家去超度解脱云云。听得士隐似乎有些明白，但又不甚仔细，本想上前打问个明白，只见那一僧一道一转眼便入了宫去，忙跟了过去，谁知刚刚来到宫门口，忽听一声霹雳响，犹如山崩地陷，吓得士隐立马抱住脑袋，紧闭双眼，大叫一声“不好”！待响声一过，士隐睁开双眼，定睛一看，眼前哪有什么“太虚幻境”和一僧一道，分明依旧是那不足两丈见方的小小书房而已。原来适才所见，乃南柯一梦罢了。

士隐站起，饮了几口壶中冷茶，刚想回味那梦中所见玉石牌坊上的联语，细参真假之含义时，但见奶娘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嘻嘻笑着，跃身张手求抱，便伸手接过，抱在怀内，逗她玩耍。奶娘在一旁笑道：“说来也奇，这天气越热，小姐的皮肤越白，嫩嫩的，好似粉妆玉琢一

般，分外惹人喜爱。”士隐还未接话，只听女儿笑着，一连学说了三遍“粉妆玉琢”，居然句句口齿清楚，声韵朗朗。说笑时，那脸颊上的一对小酒窝竟然越发深了。士隐见此，更加欢喜，连着在女儿的脸颊上亲了好几下，英莲也用两只小手搂住父亲的脖子，“咯咯咯”地笑个不停。这时，封氏恰巧从里屋走出，来到书房跟前，看他父女玩笑，甚是开心，便笑道：“老爷这样喜爱女儿，也是女儿的福气。记得前年花朝，女儿刚刚落地，接生婆见不是男孩，一时不敢说话。事后你听说生了女儿，不但不恼，反倒乐滋滋地说，生于百花生日之女，大吉大利，将来开花结果，长大成人，必定胜于男子。眼下女儿已经三岁，又十分聪明伶俐，何不教她念些诗词，认几个字儿？即使将来女儿不能出人头地，却也能以才貌出众、知书达理，为我们二老的脸上添些光彩。不知老爷意下如何？”士隐听了，点头道：“倒是夫人想得周全。古人云：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对此，我不敢苟同。自古以来，在我神州之内，有才之女，可谓比比皆是。诸如：为国和亲、名垂青史的王昭君；家学渊源、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蔡文姬；漱玉英华、词音盖世的女词人李清照，哪一个不是女中豪杰，人人称道？依我看，我家的英莲，虽不是旷世奇才，但至少也是一块玉石，稍加雕琢，或许将来也能成为一个光彩照人的女诗人，也未可知。”封氏道：“老爷所言极是。既如此，老爷可否从今日起就教英莲念诗认字呢？”士隐一边频频点头连声称好，一边伸手从书架上取下一册青云绫裱的厚书来，对封氏道：“这是我自选手抄的唐人绝句，今天就拿来给女儿开蒙罢。”封氏听了，点头称好。岂知此刻英莲在士隐怀中，

居然会伸出手来抱那本厚书，还连声叫道：“我要念书！我要念书！”士隐怕抢坏了手抄书本，慌忙将右手高高举起，封氏见状，赶忙过来抱走英莲，把她放在小杌之上。封氏对女儿道：“莲儿不可顽皮！要读书认字，就得听话，乖乖地坐着，听爹爹教你。你不乖，就不教你了。”英莲望着母亲，笑嘻嘻地连连点头道：“姆妈，我乖，我要念书。”封氏和士隐见女儿如此懂事、可爱，不由得心里甜滋滋的，相视而笑。奶娘见此情景，便在一旁凑趣道：“小姐真是聪明，三岁就想念书。我记得老爷说过，小姐眉心一点胭脂痣叫‘二龙抢珠’。依我看，是个贵相。小姐将来一定荣华富贵。”士隐听了，不很入耳，便道：“说什么荣华富贵，你可知仕途上几多坎坷？人世间几多烦恼？一个女子读些书，不过多些知识，懂点道理，长点才气罢了，岂是为了功名利禄？”奶娘见老爷生了气，吓得不再说话，连声诺诺，退了出去。封氏劝道：“老爷生的什么气，妇人之见，又算不得坏话，由她说去。你还是静下心来教你女儿念诗罢。”士隐叹了口气，压下心中烦恼道：“说的也是。莲儿，来来来。今天爹爹先教你念首《红豆》诗，好不好？”英莲拍着小手道：“红豆丝？好的。”士隐笑道：“不是‘丝’，是‘诗’。”英莲听了，便撅起小嘴儿，学着父亲说话时的神气，说道：“不是丝，是诗。诗，诗，诗……”士隐道：“对了。你听着，这红豆诗一共四句。爹说一句，你跟着念一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如此这般，英莲跟着她父亲，一连学了四五遍，居然能连着念了下来。士隐见女儿这般聪明，心里好不欢喜，便从书架上取下另一本册页，翻开给英莲看。封

氏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幅“红豆图”。只见图上画着一个仕女，正立于梧桐树下。但见她云鬟高梳，上面插着一只凤凰朝阳七宝钗，那凤凰口里含着一粒宝珠；再仔细一看，那仕女的额中眉心，竟也有一颗红痣；令人诧异的是，地上有一对鹦鹉，正在逐食稻谷，那稻谷也是红色。封氏也不暇细看图上题诗，便道：“画里这女子婀娜纤巧，眉清目秀，只是神情间不是很快乐。”士隐称奇道：“这就奇了，有这等事？我都翻看过不下十遍了，怎么没有察觉？”封氏指着画道：“你看她眉尖若蹙，分明是心事重重，情思忧郁。”士隐捧过画册细看，连声道：“果真如此，果真如此。这本册页乃当代白描仕女高手余集所画。此人诗画俱佳，神态逼真，非一般画匠可比。也许是画师有意将一命运坎坷之女，选作此画的模特，也未可知。”封氏道：“画虽好，但英莲年幼，难懂画中之意。”士隐道：“看图认字，印象深刻。即使一时不解其意，也无妨。久而久之，必见奇效也。”封氏叹喟道：“老爷教女有方，必能成材。不过，启蒙之时，还是先背诵短诗罢。”士隐笑着点头道：“夫人说的是，我这就再教英莲念《红豆》诗。”说着，又一连教了英莲四五遍，直到完全能背诵出来，方才罢休。自此后，士隐每日早晨又多了一件功课——教女儿背诗。那英莲生性颖悟，天资聪慧，一天一首，熟背如流，不出一年，已把那厚厚一册唐人绝句悉数背了出来。士隐夫妇每每逗女儿玩耍，兴致一来，便要女儿背诗，没等你说完首句，英莲便会立时背诵出下面的句子，常常让夫妇俩喜得嘴也合不拢，连连夸赞女儿聪颖。

且说那日英莲将《红豆》诗背出以后，便硬要父亲陪

她出门玩耍。士隐拗不过，只得抱着英莲走出巷口来到大街上。其时街道两旁人山人海，你挤我拥，好不热闹。待挤过人群往前看去，原来遇上了乡人祈雨过会。但见走在前面的几个人举着“及时雨”的长幡，提着香炉之类的执事，一乘敞轿抬着泥塑的城隍老爷；后面一群乡民则敲锣打鼓紧随其后，有扮雷神娘娘的，也有扮黑无常、白无常的，走高跷的，果真是热闹非凡。英莲见了，乐得直拍小手。父女俩看了足有一顿饭工夫，那会阵方才过完。好一阵那些看热闹的人才渐渐散去，士隐这才抱着女儿回宅。谁知刚刚走到葫芦庙门口，忽见寄居在此的一个穷书生走了出来，正好与他们相遇。原来此人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系胡州人氏，本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只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加之人口衰丧，剩下他孤身一人，故日见穷困潦倒。为进京求取功名、重整家业，他自前岁来此，不得已暂居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士隐见他谈吐不凡，胸中有些文墨，便与他常有交往。当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赔笑道：“甄老先生携女儿上街，敢是街市上有什么新闻奇事？”士隐笑道：“哪里，哪里，不过适才遇见乡人祈雨过会，颇为热闹，故抱着女儿看了一阵。说实话，这街面上的事，我一向不闻不问。今日只不过为了女儿，应点而已。”雨村道：“如此说来，想必甄老先生此刻心中甚觉无聊，正好小生也闲着无事，不如陪着甄老先生闲聊解闷。不知甄老生意下如何？”士隐笑道：“妙极，妙极，请入小斋一谈，以消永昼。”说着便领雨村进了家门。到家后即将女儿交给一个丫环，自与雨村携手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毕，二人刚说上三四句话，忽

听家人来报：“严老爷来拜。”士隐连忙起身谢罪，留雨村在此稍坐片刻，待他回来再叙，自己则出前厅会客去了。好在雨村是熟客，故对主人中途有事暂离，并不为怪。

且不表士隐如何会见严老爷，单说雨村独自一人留在书房内，闲坐无聊，便顺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来，随意翻看解闷。大约是昨晚没有睡好，才看了片刻，竟坐在那里打起盹来。正朦朦胧胧要入梦时，忽听窗外有一小孩连声叫“姐姐抱我”，遂惊醒过来，起身往窗外望去，原来是一个丫环抱着英莲在那里观花。只听得英莲闹着要撷树上的花。那丫环拗不过，只得撷下一枝石榴花插在英莲的头上。岂知英莲年幼，头发甚短，只留顶心胎发，刚插上才走了两步，花就掉了下来。那丫头笑道：“莲莲，你头顶上长了三个旋子，后面一双，头发都往前长，额上又有一个旋，像个桃花似的，花儿怎么戴？还是给你别在襟子上罢。”说着就把那朵石榴花插在英莲前襟的纽扣上。说话之间，那丫环转过脸来，正好面对书房。雨村一看，瞧这丫环仪容不俗，眉清目秀，虽无十分姿色，却也有动人之处。加之十分耐看，越看越觉得可人，不知不觉间，倒把雨村看得呆了。其时，那丫环并未发觉书房中会有人如此大胆直视于她，依旧自顾自抱着英莲在园中玩耍。不一会，忽听有人叫唤：“娇杏！娇杏！快来，太太唤你！”那丫环闻声连忙答应，抱起英莲匆匆回身，正好又与雨村打个照面。娇杏见书房内有一男子盯着看她，心中不免微微一惊，不觉脚下停了一停。只见那人敞巾旧服，虽是贫窘，然而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娇杏一边转身回避，一边心想：“此人生得这般气派，穿得却又

这等褴褛，想必他就是主人常说的那个寄居在隔壁葫芦庙里的穷书生吧？虽说此人时下穷困潦倒，但从那眉宇间透出来的一股英气来看，决非久困之辈。说不定有朝一日，也能飞黄腾达呢。”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笑眯眯地细看了雨村两眼。雨村见她回头，对他微笑，心中顿时狂喜不已，几乎有些失态，幸好娇杏抱着英莲已经转身离去，屋内又无他人，才免了出丑。正当他胡思乱想之际，小童来报说甄老爷已在前厅陪客吃饭，不能久留他了。他只得起身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

自此后，雨村常托故过来小叙，适巧士隐闲着无聊，便和他推心置腹，成了知交。其实雨村心中另有一番牵挂，总想得个机遇，再见那丫环娇杏一面。只可惜天不助他，一直无缘再见。他又不便将此事当着士隐之面说出，也只好藏诸于心，托物吟咏，自我安慰了。雨村心中虽时常惦念着娇杏，可毕竟这男女之情不及求取功名、摆脱困境事大，故每每在士隐面前说起上京会试之事。士隐知其穷困，日常衣食尚且艰难，没有盘缠，如何进京赶考？遂决定赠他白银五十两，冬衣两套，并设宴为他饯行。

酒过三巡，士隐拱手道：“十九日乃黄道吉日，汝可乘舟北上，待到雄飞高举，回归故里之日，为兄定当再次设宴为你接风洗尘庆贺！”其时，雨村也不推托，收下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放在心上，仍是吃酒谈笑。直到鼓交三更，方才回到葫芦庙内。大约酒喝得多了一些，不免有些头重脚轻，两腿轻飘，刚走到庙堂，两眼便沉甸甸地合了起来，连衣服也未来得及脱掉，便倒在铺上打起鼾来。正睡得香，忽听有人唤他：“相公，相公，听说你后日